

25 平叛與困惑

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旬，韓復榘奉命率部離開甘肅平涼，向陝西進發。

部隊行抵隴東涇川，適逢黃得貴、韓友祿殘部死灰復燃，再次向國民聯軍發難。馮玉祥命令韓部暫停入陝，在第二十二師馬鴻賓部及第八師周永勝部配合下，克期平靖黃、韓兩部。

黃得貴原為甘肅陸軍第一師（師長陸洪濤兼）第一旅旅長（第二旅旅長是李長清）；韓有祿為原甘軍團長（另



同州城牆

一位團長是包玉祥)。當初劉郁芬率國民軍第二師入甘，誘殺李、包，任命黃為游擊司令，韓為第三混成旅旅長。南口大戰期間，甘肅省隴東鎮守使張兆鉀及隴南鎮守使孔繁錦乘國民軍勢窮力蹙、自顧不暇之際發動叛亂，黃、韓兩部亦聞風而動，圍攻蘭州。張還發了一個聲討國民軍的「討赤」檄文，文曰：「私自招兵，此赤化一也；擅殺李長清，此赤化二也；信仰基督教，此赤化三也……」一時傳為笑柄。

當時坐鎮蘭州的劉郁芬只有孫良誠的第二師，情勢危急。張之江急派鄭大章騎兵旅、吉鴻昌第三十六混成旅谷良民第三十二混成旅馳援甘肅，與孫良誠師協同作戰，一舉擊潰叛軍。孫師張維璽旅克復孔繁錦大本營天水，孫師梁冠英旅進據張兆鉀的發祥地平涼。叛軍黃、韓殘部三千餘人，竄至陝、甘、寧交界，嘯聚零星股匪約兩萬人，以陝軍田玉潔為依託，出沒平涼、涇川、慶陽附近山中，打家劫舍，騷擾國民聯軍交通線。吉鴻昌旅駐蹕隴東慶陽西峰鎮，繼續剿匪。不久，吉旅奉調入陝解西安之圍，剿匪之責就落在韓復榘身上。



臺灣空軍中將傅瑞瑗八秩壽辰照，身後「壽」字為蔣經國所書。一九二七年，傅任國民聯軍第六軍（軍長韓復榘）參謀處參謀官。

韓軍兵分兩路：一路直趨甘肅慶陽縣，殲匪於董志原之西峰鎮，再回師掃蕩早勝原、和尚原，返回涇川，繼向南追剿；一路由長武向東搜索前進。最終兩路會師於陝西彬縣。

甘肅隴東地形複雜，縱橫交錯的溝壑將大地切割成大大小小的「原」。溝壑並不很寬，但相當陡峻，蜿蜒曲折，便於股匪隱蔽流竄。韓軍大部隊行動，人生地不熟，剿匪頗費周折。國民聯軍總政治部派遣六名政工人員，會同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四人前往前線，向民眾宣傳「國民聯軍致力於國民革命之主義」。韓復榘在致總司令部電中報告：「不及數日，該地農民便廣泛瞭解，往時少數受黃逆脅誘者皆悉省悟，或輸將糧秣，或引導本軍襲擊敵人，或自告奮勇赴前方殺敵，本軍得此助力，遂能於最短時間內擊潰黃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馮玉祥在〈通令照料政治宣傳員電〉的電報中重申：「本軍第六路（韓復榘軍）前在彬縣剿滅黃匪，人民初未明瞭革命宗旨，頗多阻擾，一經宣傳，遂轉而援助我軍，固得勝利……所謂一支禿筆勝過十萬毛瑟槍也。」（註一）

韓軍在友軍及政工人員配合下，分進合擊，窮追不捨，匪勢方頽，紛紛做鳥獸散。

就在韓復榘軍次西峰鎮（今慶陽市），進剿屢屢得手之際，馮玉祥接二連三電責韓部「軍紀廢弛」。韓一頭霧水，又不得不有所表示，遂每日派軍紀巡查隊，手捧「大令」（一種箭兵符），在大街巡視，發現違紀官兵立即實施懲罰。一般由巡查隊長用一端紅色、一端黑色的「軍紀棍」

（註一） 馮玉祥：〈通令照料政治宣傳員電〉，《馮玉祥軍事要電彙編》，第六卷，第八頁。

（俗稱「鴨嘴棍」）執行，或打屁股，或打手心，有時甚至採取殺一儆百的極端手段，以致官兵多生怨謗，韓本人亦頗為難。

某夜，韓復榘親率巡查隊執勤，在鎮上查獲一河南籍趙姓人宿娼，問其身分，謊稱十四師人員，韓以「冒充軍人」罪將其押回軍營審訊，趙某始供認為第十四師某高級軍官之叔，自原籍來此探親。韓罔加優容，判令槍決。某軍官托人說辭，韓仍堅持原判。如此嚴刑酷法，有悖情理，遂結怨於袍澤。自是，某軍官遞辭呈，調離韓軍。

未幾，馮玉祥又向全軍發出〈詰韓復榘飭中下級軍官戒驕戒傲電〉。文稱：「……尤不應有驕傲之心。若不論事理，任性使氣，一味自以為是，而視人皆非，不特其聲音顏色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且因此一念驕傲之心，趾高氣揚，軍心不固。」又謂：「……而不求教益，自視太高，目空一切，此種勢氣，固為進步之動機，殊非善用此種勇氣之道也。」（註二）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裡是在訓誡「中下級軍官」，分明是在指斥韓復榘！

平定黃、韓之亂後，韓復榘軍駐紮彬縣。宋儒名臣范仲淹就是陝西彬縣人。膾炙人口的名篇〈岳陽樓記〉即出於他的手筆。

馮玉祥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到達西安。二月二十六日，馮在西安新城召開國民聯軍各路高級將領軍事會議，制定戰略方針。會上，政治部副部長、中共代表劉伯堅建議：第一，發動民

（註二） 馮玉祥：〈詰韓復榘飭中下級軍官戒驕戒傲電〉，《馮玉祥軍事要電彙編》，第五卷，第十二頁。

眾，組織工會、農會。第二，實行「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紳。第三，假道太原，東出娘子關。擴軍於秦，就食於晉。在一段長時間的沉默之後，從來要言不煩的韓復榘首先站起來表態：「報告總司令，打山西，我幹！」一向以韓馬首是瞻的石友三接言：「打閩老西，我打頭陣！」宋哲元、孫良誠等也附和韓的意見。善解人意的石敬亭則表示要「聽總司令的」。馮最後說：「現在大軍雲集，這麼多兵每天都要吃飯，政治部能給他們飯吃嗎？騎兵都要草料，政治部能給他們草料嗎？打仗要槍炮子彈，政治部能給他們槍炮子彈嗎？劉主任，我看你還是照管好你的政治部吧！」（註三）

馮玉祥開始疏遠蘇聯和共產黨。

鹿鍾麟從蘇聯考察回國，立即趕赴潼關，擬向馮玉祥報告剛剛結束的蘇聯之行，特別是面晤史達林的情況。馮在談話中「竟隻字不提」他訪蘇的事。鹿「明白馮的意向已經發生變化，難以挽回，只有聽之任之了。」（註四）

一九二七年二月，國民聯軍總司令部有所變動：石敬亭接替鹿鍾麟任總參謀長（鹿赴蘇聯考察），所遺政治部長一職由薛篤弼兼任，劉伯堅代理政治部長；曹浩森接替門致中任副總參謀長。石敬亭接任總參謀長不久，由國民聯軍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出關參戰，總參謀長一

（註三） 李平一、張公幹：〈馮玉祥與蔣介石〉，《馮玉祥逸史》，第十頁。

（註四） 鹿鍾麟：〈一九二六年訪蘇前後的回憶〉，《馮玉祥五原誓師》，第一百二十一頁。

職由曹浩森接任，石調任訓練總監。

馮玉祥到西安後，即著手準備東出潼關，參加北伐，將國民聯軍依次東調，向潼關方向集結。

三月二十一日，韓軍由彬州移駐乾縣。乾縣地處關中平原中段北側，古稱乾州，因縣城北乳頭山上有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而聞名於世。

四月五日，馮玉祥電飭韓復榘率部自乾縣開跋，接替方振武軍圍攻同州（今大荔）。方軍東調潼關待命。

韓軍途徑三原縣城，原國民二軍第三師師長田玉潔緊閉城門，拒韓軍於城外。韓復榘命炮隊集會於縣城北門及東門外，嚴正警告田：如不立即打開城門，即開炮轟擊，勿謂言之不預也。雙方劍拔弩張，戰事一觸即發。

田玉潔（一八八六一一九二九）又名惠成，字潤初，陝西富平人。國民二軍前身為陝軍第一師，胡景翼任師長，岳維峻與田玉潔分任該師第一、二旅旅長。胡因參與北京政變，任國民軍副總司令兼國民二軍軍長，下轄三師，田任第三師師長。胡歿後，岳主持國民二軍，田仍任師長。應該說田在國民二軍中是僅次於胡、岳的第三號人物。不久，國民二軍潰於豫西，幾不成軍，田因留守陝西而得以倖免。田擁兵六千多人，駐紮三原、涇陽一帶。

此次韓、田對峙，應是國民一軍與國民二軍長期積怨的反映，是為遠因；而在陝、甘邊界被韓復榘打得落荒而逃的黃德貴、韓有祿均躲到三原，受到田玉潔的庇護，則是近因。

田玉潔見韓復榘果真要訴諸武力，自度不是對手，遂派其參謀長李某出城，拜謁韓軍參謀長李樹春，婉轉解釋說：田師長出此下策，是應城內商紳之懇請，保境安民，對韓軍絕無敵意。田師長竭誠歡迎韓司令官進城一敘，但軍隊最好還是留在城外，敬請諒解云云。

巧的是兩位參謀長不僅都姓李，而且還是保定軍校一期同學，多年不見，欣然道故，暢談竟夜。

韓復榘見田玉潔主動輸誠，兩位參謀長又是老同學，這點面子還是要給的，旋應允不復攻城，至於應邀進城一事，恐其有詐而拒之。

韓復榘率部開跋，繞城經過之日，田玉潔親自出城恭送，並犒勞三軍。

五個月後，馮玉祥為平靖陝亂，電令宋哲元解決田玉潔部。電文中還特別提到當初田拒韓過境之事：「田玉潔盤踞渭北，勢成割據。我軍經過，不准進城。外示服從，終成隱患。」宋率五師之眾，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圍攻田部。韓有祿中彈身亡。黃德貴僅以身免，逃回隴東，繼續與西北軍為敵。田不支，將殘部交給馮子明，通電下野，子身南游，寓居上海。（註五）中原大戰末期，黃在固源被部將楊萬青（原陝軍甄壽山部下）誅殺。一九二八年春末，田應岳維峻之邀西行至湖北棗陽，為紅軍所俘，一年後被殺。

韓軍進抵同州，接替方振武軍，將同州團團包圍。韓復榘的司令部就設在距同州十五公里的

（註五）《陝西民國人物傳》，第二冊，第一百二十頁。

關中糧食集散地——羌白鎮。

同州是一座地處關中西陝的古城，北枕鏹山，東瀕黃河，南界渭水，西繞洛河。同州城池牆高壕深，固若金湯，在陝西素有「東同州，西風翔」之說。

據守同州的是原國民二軍第十一混成旅旅長麻振武，人稱「麻老九」。麻不識字，愚魯而重義，早年在靖國軍郭堅部任支隊長（相當於營長）。郭死後，麻追隨胡景翼，一度任國民二軍旅長，後又被劉鎮華收編，任鎮嵩軍師長。國民聯軍解西安之圍後，于右任力勸麻歸順，但麻以曾受郭堅知遇之恩，誓與殺郭之馮玉祥不共戴天。馮令方振武圍殲麻於同州，歷時已三月。方以五旅之眾，屢攻不克，師老兵疲，還損失一員旅長。方私下責馮一不派兵增援，二不接濟糧餉，怨氣沖天，好不容易才奉命東調，把這「燙手的山芋」交給了韓復榘。

麻振武為固守同州，在磚城之外又築一道土城，土城之外再挖城壕，寬深均在三丈以上。壕外每隔百米左右修築磚石炮樓或碉堡一座，下有地道通入城內。

韓復榘首先採取強攻。他令士兵先用無數網麥草將城壕填平，再蹬雲梯強行攻城。但同州城牆很高，城上又堆放了許多檁條和石塊，如同古代的「滾木擂石」，攻城士兵傷亡很大。

韓軍善夜戰，但麻旅早有防範，入夜，自城頭探出許多長竿，外端吊著鐵絲筐，內置乾柴，點燃後照夜如同白晝，韓軍難以在夜幕掩護下偷襲。

韓復榘又試行挖掘地道的辦法。麻旅就在四周城壕內挖掘許多單人掩體，內置大甕，口朝下

置於地，有士兵俯身貼耳於其上，竊聽動靜，一旦聽到有掘進的聲響，便挖橫溝堵截地道。

韓軍缺乏攻堅重炮，單靠以上這些土辦法難以奏效。二十多天下來，竟毫無進展。

馮玉祥先是電責韓復榘攻城不力，旋又電斥韓部軍情電報每多延誤。

當時韓軍僅有一部電臺，戰時往來軍事電報甚多，有時很難及時拍發出去。主管情報工作的參謀官傅瑞瑗，不忍見司令官屢屢受責，一日竟擅自在發電時間上做了手腳，將例應十四日下午九時拍發之「寒戌」電，提前至當日上午即送交電臺拍發。不料是日碰巧電報不多，「寒戌」電上午便及時發出，馮玉祥中午就看到了，於是又責問韓：「寒戌」電何以「寒午」便收到了？韓向參謀處問及此事，傅戰戰兢兢，如實以告。韓沒有責怪傅，只搖頭苦笑，反安慰他說：「別害怕，沒關係。」

韓復榘自隴東平叛以來，動輒得咎，痛感總司令對他態度與以往大相徑庭，些須小事便橫生非難，究其原委，當是總司令對他一度投晉仍心存芥蒂。韓為此意殊消沉，萬念俱灰，漸萌退志……

一九二七年四月末，韓軍奉調東出潼關，圍攻同州的軍事移交第二軍劉汝明部擔任。

劉汝明軍攻城兩月亦未果。七月初，馮玉祥又從甘肅天水調來第十三軍張維璽部增援，任張為同州攻圍軍總司令，劉副之，兩軍聯合攻城。一個月限期已過，同州仍在麻部掌握之中。馮給予張、劉革職留任、戴罪圖功的處分。八月二十六日，張、劉兩軍終於破城而入，斃敵二千，俘

敵三千，麻振武傷重而亡。

韓部第六路軍自同州開跋後，韓復榘率司令部人員乘舟沿洛河東下，再向南駛入渭河，臨近潼關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關於這件事，五十年後，旅居臺灣的傅瑞瑗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講述的：「四月底，韓軍奉命開赴潼關。韓復榘率總部人員乘船沿洛河南下。一日晨，韓突然失蹤，詢問船夫，說韓穿著便衣，天不亮就乘一隻小船去了。李參謀長率我們幾人急忙追到風陵渡，上了北岸，受到晉軍河防部隊阻攔。待我們說明來意，晉軍說確有一人在此登岸，自稱要取道山西，回直隸老家。我們終於找到了韓，見他精神十分沮喪，執意要解甲歸田。我們都知道他的脾氣，好說歹說，又把他接回了部隊。」(註六)

時任韓軍營長，以後又在山東任韓部第三路軍旅長的李益智，晚年也在大陸撰文回憶此事：「因攻城（同州）不下，韓被馮玉祥申斥。這時韓復榘的地位高了，驕傲的氣焰也就大了，對馮玉祥的教育不服，所以當部隊出潼關東進時，韓就自動離開部隊，過黃河往山西去了。馮得悉韓的行動後，立即派人把他追回。」(註七)

傅瑞瑗與李益智對這件事的敘述略有出入，可能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空差異造成的。

(註六) 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四頁。

(註七) 李益智：〈行伍升遷〉，《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五頁。

國民聯軍陸續入陝後，馮玉祥即實施援鄂攻豫、會師中原之策略，將軍隊分為五路：

國民聯軍 總司令：馮玉祥

中央軍 總司令：馮玉祥（兼）

中路軍 總司令：馮玉祥（兼）

第一路（方振武）、第三路（孫良誠）、第四路（馬鴻逵）、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韓復榘）、第十師（劉汝明）、第十一師（佟麟閣）、騎兵集團（鄭大章）之騎兵第一旅（席液池）、騎兵第二旅（鄭兼）炮兵旅（徐廷瑗）。

作戰任務：沿隴海路向東進展。

右路軍 總司令：孫連仲

第十四路（孫連仲）、第十六路（吳新田）之張耀樞師、第四師（馮治安）、第五師（韓德元）。

作戰任務：出荊紫關，向鄂、豫邊界進展。

左路軍 總司令：徐永昌

第十五路（徐永昌）、第九路（井岳秀）之一部。

作戰任務：假道山西，出娘子關，直趨石家莊。

南路軍 總司令：岳維峻

第八路（李虎臣）、第十路（楊虎城）、第十一路（田玉潔）、第十二路（衛定一）、第十七路（鄧寶珊）、第十九路（岳維峻）、暫編第一師（田生春）、暫編第二師（侯天相）、何全升旅、丑彥俊旅、康保傑旅、胡景鈺旅、張德樞旅。

作戰任務：集中漢中，向豫西進展。

北路軍 總司令：宋哲元 副總司令：鄭金聲

前敵總指揮：門致中

右翼總指揮：韓占元

左翼總指揮：趙守鈺

第七路（門致中）、暫編第一師（田春芳）、第八師（韓占元，後易周永勝）、騎五師（趙守鈺）、第二十二師（馬鴻賓）。

作戰任務：集中寧夏，向綏遠進展。

國民聯軍援軍 總司令：劉郁芬（兼） 副總司令：張維璽

第十三路（張維璽）、第二十五師（戴靖宇）、駐甘六混成旅（原甘軍）。

以上五路大軍共計三十餘萬人。馮軍的三員大將：孫良誠、韓復榘和石友三都在以馮玉祥為總司令的中路軍。這一豪華陣容足以證明：中路軍將是未來戰爭的中堅力量。

劉鎮華歸順後，所部被命名為東路軍，劉任總司令，下轄第二十六路（劉鎮華）、二十八路

（萬選才）、二十九路（劉茂恩）。

實際上，日後真正實施預定作戰計畫的只有中路軍和右路軍。左路軍在徐永昌率領下由陝西進入山西，便脫離了馮軍系統，歸閻錫山節制。南路陝軍眷戀故土，未能依時出師。北路軍因時局變化，奉命放棄北進綏遠，留守陝西，鞏固後方。

韓軍在陝西駐紮、作戰期間，適逢部隊實行馮玉祥從蘇聯學來的蘇軍軍銜制，即設「三等十二級」，破天荒地有了相當於「大將」、「大校」、「大尉」等軍銜，只是不設「元帥」。「一等」比將官；「二等」比校官；「三等」比尉官。「一等一級」相當於大將，當然僅限馮一人；「一等二級」相當於上將，授予方面軍總指揮、總部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及某些資深軍長。韓復榘理所當然地被授予「二等二級」；「一等三級」相當於中將，授予部分軍長及全體師長；「一等四級」相當於少將，授予旅長。「二等一級」、「二等二級」相當於大校、上校，授予團級軍官；「二等三級」、「二等四級」相當於中校、少校，授予營級軍官。「三等一級」、「三等二級」相當於大尉、上尉，授予連級軍官；「三等三級」、「三等四級」相當於中尉、少尉，授予排級軍官。總部處長、副處長、科長比照師、旅、團級銜敘。

軍官不戴肩章而佩胸章。胸章係緞制，縫在軍裝之左胸襟，上書部隊番號及姓名。胸章還是軍銜的標誌：將官為紅緞胸章，上綴一至四顆黑星（星的顆數代表級數）；校官為黃緞胸章，綴以黑星；尉官為藍緞胸章，綴以黑星；將級軍官之副職，如副旅長、副師長、副軍長、副總指揮，

為紅緞胸章，綴以白星；士兵為白緞胸章。

官兵領章以紅、黃、藍、白、深紫色代表步、騎、炮、工、輜五個兵種。

原國民軍官兵軍裝上「不擾民 真愛民 誓死救國」的圓形臂章不再佩戴，代之以右袖上綴一印有「青天白日」黨徽的方形紅布，同時又在軍裝上增添了新標誌：左前襟內側第二顆鈕釦處綴一條三乘一寸的白布紅邊標誌，上印「我們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誓死拚命」十六個紅字；右前襟內側第三顆鈕釦下及第四顆鈕釦之上處分別綴兩個一指寬的黑邊小白布條，一條上書「一彈當作全軍團體性命看」，一條上書「軍隊須是民眾武力」，皆為楷書墨字，大小相當於報紙上的八號鉛字。這些都是馮玉祥的得意之作。那時官兵換洗一次軍裝，僅是拆、綴這些東西，就要一個小時。

一向疏遠政治，討厭標語口號的韓復榘對些花裡胡哨的「小零碎兒」厭煩至極，經常故意不戴。專管軍風紀的石敬亭為此屢屢向馮玉祥告狀，馮以大戰在即，正是用人之際為詞，往往對韓罔加優容。

軍官與士兵的軍裝質地和樣式沒有區別，均為灰布軍裝。軍上衣為窄袖，為的是動作方便。軍褲則為中國傳統的「褌襠褲」，便於前後換穿，經久耐用。官兵的唯一區別在於，當官的有一條皮制的武裝帶。

軍帽的樣式尤為奇特，為仿俄式的灰色布制八角軟帽，與中共紅軍的軍帽如出一轍，不同的

只是帽徽。馮玉祥還要求官兵戴軍帽須向後拉，為使「青天白日」帽徽高懸凸顯；冬天戴的是所謂「三塊瓦」的雙層棉軍帽，遇到風雪天，兩邊的帽扇可以拉下來，遮住耳朵和面頰。

部隊進入河南，時值夏日，總司令部又發給每個官兵一頂同樣綴有國民黨黨徽的草帽，其上還覆以藍色油布帽罩，既可蔽日，又能遮雨。當年第十六混成旅在湖南常德時，官兵就戴這種草帽，當地老百姓稱他們「草帽兵」。

第二集團軍官兵的這一身打扮，在全國各軍系中，可謂獨樹一幟、標新立異。

韓復榘軍到達潼關後，第一師師長張汝奎被調到新建立的劉驥軍任第六十師師長，所遺第一師師長由張凌雲接任。

張汝奎是河南人，從營長起就在韓復榘麾下任戰地指揮官，歷任團長、旅長、師長，是韓的得力戰將。西北軍解體後，張去山東找當年的老長官，韓安排他擔任山東省政府參議。

張凌雲原為石友三軍第六師師長。一九二七年三月，石軍途經平涼時，馮玉祥調張到總部任參議，意在削其兵權。張由平涼來西安，身邊帶著七十餘名師部人員及槍械十三支。馮大怒，指他將部屬及槍械當做私人財產，違犯軍紀，下令將其撤職，並釘鐐禁閉。不久，大軍要兵出潼關，師行在即，馮考慮到張是位出類拔萃的戰將，遂解除了他的處分，調到韓復榘軍任師長。

張凌雲（一八九五—一九四六），河南省項城縣人，一九一三年馮玉祥在河南招的兵，西北軍宿將，資歷與馮治安、張自忠不相上下，南苑練兵時，三人同為學兵團營長。張是一員虎將，

惜身上「毛病」太多，又桀驁不馴，在其任營長、師長及軍長期間，有三次被免職，可謂仕途多舛。馮把他調到韓軍，為的就是大戰在即，讓其有用武之地，同時馮也堅信只有韓復榘才能把他管住。

